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錄

普選制是表明各個階級對自己任務的理解成熟到什麼程度的標誌。它表明各個階級想要怎樣解決自己的任務。但是，這些任務的解決本身却不是用投票表決所能達到的，而是用直到國內戰爭為止的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達到的。

列寧

503 期 24-9-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20 分

選舉舞弊是行動黨自掘“議會民主”的坟墓

社陣將不提出上訴

針對這次行動黨所搞的選舉舞弊事件，經過我黨的加以揭露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關注，我黨已於本月廿三日發表了一篇聲明，表明我們不準備在行動黨的法律下提出上訴，聲明全文如下：

衆所周知，行動黨所搞的一九七二年的閃電選舉，不但是不民主，不公平，同時，它們還在某些選區里進行舞弊，例如梧槽區即是一個例子，所以，整個假選舉是不能夠代表人民的真正願望的。

在九月三日及五日的兩次記者招待會上，我黨已經足夠地暴露了行動黨搞這次選舉的許多毛病與舞弊事件。它們在梧槽區進行舞弊的具體證據是：(一)當我黨的候選人及其計票代理人不在場時就打開投票箱了；(二)在計票站所算出來的票數大大地超過當天真正投票的數目；(三)有七個用來封票箱的印殼落在非授權人士的手中。

到目前為止，行動黨還不能夠對我黨所暴露的那些選舉毛病和舞弊的事實給予完滿的解釋。

有許多人要求我黨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以使梧槽區的選舉無效。

然而，經過了適當的考慮之後，我黨已決定不要進行這樣的上訴，理由是相當明顯的：

(一)在今天行動黨政權完全控制下的星加坡，提出反對行動黨的選舉上訴，那無疑的是等於向暴君本身提出反暴君的申訴！所以這樣的

上訴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今天整個星加坡被白色恐怖所籠罩着，特務到處進行威脅與恐嚇，許多人民非常不滿，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在這種不安與恐懼的氣氛下，而電台、電視及本地報章都受到行動黨的控制，對選舉舞弊的上訴是不會起着更進一步暴露行動黨的作用的。

(二)再者，儘管行動黨說有所謂“六十九巴仙”人民支持它們，然而，很少人是會相信行動黨真的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因為投票不是秘密的所以造成人民的恐懼心理，有許多人已違背自己的意願而投行動黨的票。其實，所有的事實都說明行動黨政權一路來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並受到人民的日益不滿與強烈的反抗。

例如：在這次選舉中有成千上萬的人民去出席反對黨（尤其是社陣）的群眾大會，但去出席行動黨的群眾大會的却寥寥無幾。再者，行動黨“勝利”後的答謝選民遊行，幾乎都是受到選民的冷落！同時，在它們的“大勝利”之後，全島都沒有人去慶祝（除了大銀行家和大金融家之外），相反的，人民之

憤懣情緒四起；

還有，人們都知道，在那些西方國家里，即使是最受歡迎的政府也只能贏得三份之二的席位。誰會相信，法西斯和反工人的行動黨竟會在六十五區“囊括”所有六十五席？

其實在行動黨企圖以所謂“廣大群眾支持”來爭取外國大財團的信任時，它已經做出其他西方政府（不管受到選民多大的擁護）從來不能夠做到的事情！所以，人民不相信行動黨所作所言，這是不足為奇的！

(三)今天，行動黨已落於完全被暴露的處境，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再去撼動它。在一九六五年我黨抵制國會時就已充分的暴露行動黨政權不過是一個一黨法西斯獨裁專政的事實，而今天它們搞選舉舞弊來

(轉入第十二版)

黨慶十一週年大會

今晚在黨總部舉行

今年的九月十七日，是我黨成立的十一週年，為慶祝這個光輝的節日，我黨經定於今日（九月廿四日）下午八時正在黨總部舉行慶祝會，黨中央希望所有黨員，幹部及朋友們踴躍出席這個意義深長的慶祝會。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歡慶黨成立十一週年

九月十七日，是我們黨成立十一週年紀念日，在此，我們向各條戰線上堅持鬥爭的反帝愛國志士致敬！向牢獄中堅貞不屈的反帝愛國志士和光榮家屬致敬！向獻身于馬來亞革命事業而遭受帝國主義反動派無理驅逐出境的反帝愛國志士致敬！向在反帝鬥爭中壯烈犧牲的愛國烈士和烈屬致敬！向堅決支持我們黨的各族同胞致敬！

我們黨是在一九六一年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馬來西亞”，反對假合併的群眾運動中光榮誕生的。

自從我們黨成立的那一天起，她就肩負着偉大的歷史任務。我們黨高舉着反帝、反殖、反壓迫、反剝削的偉大革命紅旗，堅決地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在各方面大大地暴露了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在馬來亞所耍弄的各種反革命陰謀，不斷地提高了各族、各階層人民的政治覺悟；同時，也進一步地揭穿了帝國主義在馬來亞所玩弄的所謂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虛偽性，使廣大的人民群眾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有進一步的認識，並且也大大地提高了黨內幹部同志的政治認識水平。

十一年來，我們黨一貫堅決地捍衛各族、各階層人民的基本權益，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民族壓迫（其實是階級壓迫），領導各族、各階層人民開展各種各樣的群眾鬥爭，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做出了不少的貢獻。

我們黨一貫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分而治之政策，反對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和“星加坡共和國”，並且主張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

因此，在這十一年來，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集團，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我們黨進行殘暴的鎮壓和進行各種各樣的破壞。它們橫蠻無理地逮捕我們黨的無數優秀

領導同志和積極幹部，同時，它們也無時無刻地利用特務爪牙混進我們黨大搞分裂和顛覆活動，妄圖從內部來瓦解我們黨，但是在同志們的緊密團結和各階層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下，敵人的各種惡毒陰謀都不能得逞。就因為我黨堅持正確的鬥爭路線，處處為着各族、各階層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所以，我們黨還是能夠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不斷地發展壯大。

在過去的日子里，我們黨在各項鬥爭中雖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績，然而也由于敵人的長期鎮壓和顛覆，使我們的一些工作做得不夠理想。同時，更由于我們黨在過去犯上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錯誤，致使我們的工作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無法前進，而後來黨內展開激烈的反右鬥爭，使我們的群眾運動出現了新局面，同志們的思想也不斷革命化了。可是，我們黨雖然趕走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歪風，但是不知不覺地又吹進了左傾機會主義思想歪風，使黨的工作遭受到很大的困難，黨內又出現了新的思想分歧。今天，黨內一些同志往往帶着左傾的錯誤思想，過高地估計局勢的發展，帶着主觀主義的作風對待工作，他們根本沒有實際地按照星加坡島的具體情況和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水平，而是空喊口號做一個空頭革命派。

今天，誰都不能否認，我們黨是一個群眾組織。既然我們黨是一個群眾組織，那麼我們這個黨就必須按照當前馬來亞（特別是星島）的實際情況和群眾的需要，腳踏實地結合我們黨的角色和任務辦事，這樣做才能算得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群眾性的組織；才能夠真正地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做出更大的貢獻的

。大家應該是很清楚的，今天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依然是美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也就是說，我們整個民族依然處在被奴役、被壓迫的地位。我們馬來亞人民，為了擺脫這種被奴役、被壓迫的地位，堅持了一百多年英勇卓絕的艱苦鬥爭，雖然至今尚未能取得徹底勝利，却已經動搖了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根基，迫使英帝（目前美帝已經逐漸在取而代之，成為馬來亞的實際統治者）不得不變換其統治方式，製造出“馬來西亞”和“星加坡共和國”的所謂獨立，扶植拉扎克、李光耀這兩個傀儡集團，企圖用它們來欺騙和模糊我們馬來亞人民，以便達到永遠霸佔馬來亞的野心。

因為帝國主義今天依然是馬來亞的實際統治者，所以，我們的鬥爭依然是反帝反殖，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在這樣的鬥爭時期里，我們黨的基本任務必須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和條件來進行我們的鬥爭，也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夠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發展和壯大起來。要做到這一點，全黨同志必須拋棄一切左傾錯誤思想，腳踏實地、老老實實地結合當前星加坡島的具體情況，推行我們的工作，而不要做空喊口號的口頭革命派。要是我們沒有立即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一味蠻幹上去，那麼就會不斷因脫離實際而脫離群眾，並且還會導致自我瓦解的危機。

同志們，我們黨今天所肩負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的鬥爭是艱巨和曲折的，所以，我們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即刻糾正一切錯誤的思想，重整鬥爭步伐，為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而鬥爭到底！



短評

越澄越不清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九月二日廣播】《海峽時報》八月十一日報導：「新加坡雖然沒退出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但是，它的立場同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是一樣的。新加坡沒退出會議，是因為退出會議不是建設性的行動。」按照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走狗們要是都退出會議，豈不是沒有人留在會議繼續搗亂了嗎？再說，兩個傀儡如果扮演角色完全一模一樣，那也不是「建設性的行動了」。李光耀集團一看，覺得這則報導很不妙，不利於它今後的招搖撞騙，於是，命令僞外交部，在八月廿二日發表聲明澄清。僞外交部的聲明首先掩蓋李光耀集團奉命蓄意留在會議里搗亂的圖謀說：「沒退出會議是因為它一貫的作法，是不採取支持退出會議或開除成員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

熟悉李光耀集團奴才本性的人都知道，主子如果要它退出，李光耀怎敢違抗？僞外交部聲明接著裝出不偏不倚地姿態說：「新加坡不支持越共，因為新加坡奉行一種政策，就是，對於有兩種勢力爭奪政權的、分裂的國家，新加坡不支持任何一方。因此，別的国家如果宣布目前屬於交戰狀態的雙方的任何一方為越南人民的代表，我們認為這種作法為時過早。這樣做，等於承認外國有權干預另一國家的內部事務，也等於在道義上和政治上贊成公開的干涉」。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真是恬不知恥。在越南以至整個印度支那問題上，李光耀集團一貫對誰親，對誰恨，這是僞外交部的謊言無法掩蓋的。李光耀一貫反對美帝撤走它在印度支那的侵略軍，反對在越南兩方和印度支那留下所謂真空。不久前，他對美國《新聞週刊》重彈這個爛調，哀求美帝繼續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進行侵略和擴張活動。這不是公開贊成干涉和侵略又是什麼？李光耀一貫鼓吹全力支持由美帝一手扶植的，被他稱為「非共政府」的西貢傀儡政權，並且叫嚷，

西貢傀儡政權政治上的鞏固是消滅所謂越共威脅的關鍵。

此外，李光耀集團長期以來，把新加坡讓給美帝作為侵越戰爭的外給基地，為美帝維修軍艦和軍用飛機，不斷運送軍用物資，支援西貢傀儡政權。這不是支持美帝及其走狗，反對越南人民的罪惡行為

又是什麼？事實上，李光耀集團早已承認西貢傀儡政權為所謂越南人民代表，而且在行動上協助美帝和這個傀儡政權，屠殺越南兩方人民。為什麼幾個不結盟國家贊成接受越南兩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參加喬治敦會議，就是為時過早，就是承認外國有權干涉另一國家內部事務了呢？

僞外交部的聲明不但越澄越不清，而且進一步暴露了李光耀集團虛偽下流的本性。

短評

抵賴和詭辯是徒勞的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九月二日廣播】卡沙利沙非八月十五日在吉隆坡記者招待會上，無恥地攻擊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竭力為拉扎克集團塗脂抹粉，企圖推脫自己破壞圭亞那會議的罪責，挽回面子，欺騙國內輿論，緩和我國人民的不滿。但是，這是徒勞的。拉扎克集團這種惡人先告狀的行為，同李光耀集團的澄清聲明一樣，只能進一步暴露它們的偽善面目。

抵賴和詭辯都掩蓋不了拉扎克集團及其同夥，在圭亞那會議上進行搗亂的罪行。它們最先是以外長會議無權決定為藉口，企圖阻撓會議接受越南兩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以正式成員資格參加會議。這個藉口遭到駁斥之後，它們理屈詞窮，露出走狗原形。胡說越南兩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沒有合法地位，叫嚷：「怎能接受一個不合法的政府參加會議」，這微弱狂吠為會議的正義呼聲所淹沒；於是，拉扎克集團就在蘇哈多集團屁股後面，夾住尾巴溜出會場。但是，它們死不甘心，還要抓住不結盟的旗幟，幹其為帝國主義效勞的勾當。

卡沙利沙非回到吉隆坡之後，又改唱一種調子，說：拉扎克集團不是反對越共，而是「反對圭亞那會議的方式」。拉扎克在八月十四日，在主持僞人民信託局的軍人投資基金會成立儀式之後，還重申：「越共沒有合法地位，不能參加會

議，因此，反對圭亞那會議的決定」；而過了一天，越共却合法了；可以參加會議了，只是會議方式不行。拉扎克集團如果不是自打嘴吧，就是自欺欺人。

拉扎克集團不反對越南兩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是假，同西貢傀儡政權結盟是真，反對圭亞那會議的方式是假，企圖掩蓋自己充當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的走卒面目是真。這個傀儡集團從一九五七年上台以來，就極端仇視越南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事業。它們不僅同美帝扶植起來的西貢僞政權建立了所謂大使級外交關係，而且全力支持美帝對越南的侵略戰爭。它們不僅不斷地替西貢僞政權訓練大批僞軍，而且勾結美帝在東南亞的傀儡集團，積極地為美帝在印度支那所推行的反革命兩手效勞。

就在這次不結盟外長會議召開前夕，它們還奉其帝國主義主子之命，在馬尼拉向蘇哈多集團等帝國主義傀儡集團，共同策劃反對印度支那人民的新陰謀，並委托馬力克在圭亞那會議上販賣這個可恥的陰

(轉入第四版)



如此漁民合作社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十六日廣播〕拉扎克集團是我國歷史上最貪得無厭的一伙吸血鬼，爲了吮吸農民的鮮血，它們絞盡腦汁不擇手段，勾結封建大漁霸，通過“漁民合作社”來控制漁業，剝削漁民，就是它們貫用的手法。

儘管它們打着改善漁民生活的旗號，可是，狐狸尾巴終究是藏不住的。受騙入社的漁民不堪忍受它們的殘酷剝削，紛紛退社，結果，許多“合作社”被迫解散，有的奄奄一息，名存實亡。拉扎克集團爲了維持“合作社”這個爛攤子，繼續剝削漁民及其他勞動人民。去年，曾經派他的親信惹化峇峇出國考察合作社運動，並敕令各州偽政權加緊推行迫害和剝削漁民的步驟。

柔佛州龍引官辦“漁民合作社”的成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一家反動報紙透露，今年三月六日，柔佛龍引和宋加爾一百五十個貧苦漁民，突然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通知書，說是龍引“漁民合作社”已經正式成立，他們都自動成爲該“合作社”的社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爲此，漁民代表向報界發表了談話，澄清了事實真相，原來，不久前柔佛州漁業官，曾經到龍引登記這些漁民的名字，並拿走了他們的身份証，可是沒有說明意圖，過了一些日子，他們就接到這樣一份通知書。這種任意主宰漁民命運的無恥行徑，激起了當地漁民的強烈不滿。漁民代表向偽政權提出抗議，並且指出：這完全是一個騙局。因爲，在這一百五十個馬來族漁民中，沒有一個被通知去出席成立大會，也不知道成立大會是什麼地方舉行。

“合作社”的成立完全是背着漁民偷偷進行的，就是地地道道的這伙“合作社”。正當傀儡政權大專宣傳柔佛興棧、豐盛港、西德厘和笨珍等地推銷合作社的所謂成就，企圖在龍引強制推行推網捕魚計劃的時候，龍引的貧苦漁民，四月初，又聯名向柔佛偽州務大臣遞交

了一份抗議信：抗議偽政權推行推網捕魚的計劃。這些漁民說：他們都是用小型捕魚工具，如小魚網捕魚的漁民推行推網捕魚，他們的生活就要受威脅。貧苦漁民的抗議，打了偽政權一記響亮的耳光。

再以最近拉扎克集團大力吹噓的檳城直落巴巷“漁民合作社”爲例，當地一九六四年成立過一個“漁民合作社”，向偽政權借款五萬八千元，後來，據說由於管理不善，這筆政府貸款不翼而飛，只剩下九十一元七角錢。漁民生活不僅毫無改善，反而越來越糟，使得漁民甚至被迫賣兒賣女，漁村一片蕭條，七、八間商店都先後倒閉，“合作社”也名存實亡，一部份漁民退出了“合作社”。一九六八年，偽政權批准這個“合作社”改名爲“推網合作社”，條件是：新成立的“合作社”必須承擔“舊合作社”五萬八千元債務，到目前爲止，只還了兩萬元。該“合作社”負責人說：在債務全部還清之前，無法向社員分紅。這就是說：這個“合作社”同霹靂邦咯島招收來的大批青年漁民，一開始就背了滿身債。“合作社”向社員供應油屎和冰塊時，還千方百計進行敲榨，每出售一塊冰賺了五角錢，每加侖油屎賺六分錢。這些青年漁民大部份是單身漢，生活條件很差，沒有房子住，晚上只好在船上過夜。他們對偽政權強迫他們承擔舊債的作法非常不滿。

傀儡政權上台十多年來，不斷推行所謂合作社運動，可是收效卻非常可憐。一九五七年，在東海岸成立的四十四個“漁民合作社”，到一九七〇年只剩下三個，十八個完全垮台，二十三個名存實亡。爲

農業與漁業部長卡沙利沙威今年六月初，在丁加奴甘馬挽哀嘆說：“西馬來西亞”七萬的漁民中，只有百份之十五加入了“漁民合作社”。

革命導師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合作社對僱用民的好處很多。對貧農羣衆的好處則很少，幾乎沒有，而且，合作社本身也會成爲僱傭勞動的剝削者。”

拉扎克集團所搞的“漁民合作社”，對一小撮官僚資本家和封建大漁霸好處很多，對貧苦漁民則不僅絲毫沒有好處，而且使他們淪爲官僚資本家和封建大漁霸的奴隸，這就是廣大貧苦漁民反對官辦“合作社”的根本原因。

（接第三版）

拉扎克集團在圭亞那會議上的醜惡表演，正是它們一貫向帝國主義及其西貢走狗結成反人民的反革命神聖同盟的反動政策的又一個表現。這就是它們反對越南兩方共共和臨時革命政府參加會議的真正原因。



如此的“强大”



不容變節份子出賣 巴士工友組織

——一名聯合巴士綠色站工友——

我是一名在巴士行業服務多年的工人，嘗盡了巴士工友的辛酸史，經歷了多次巴士工人反迫害的鬥爭風暴。在長期的鬥爭考驗中，深深的認識了資本家與工賊們的卑鄙嘴臉，同時也深深的體驗到工人階級只有在正確思想武裝起來的左翼工會領導下，才能確保工友的利益。因此，我和廣大的工友一路來都堅定不移地站在左翼工會的旗幟下。十年前，我們是“巴聯”的光榮會員，“巴聯”被封後，我們又毅然加入工業工友聯合會。十幾年來，跟着先輩們“南征北戰”，與反動政權及資本家展開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可是今天，我站的組織却為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者當權派所出賣。從此以後，具有光榮稱號的綠色站工友將蒙上羞恥的陰影，我們在感到萬分痛心與憤怒之餘，堅決支持及熱烈歡呼我總會開除全體變節執委及幹事的決定。

誠如總會的開除聲明所指出，這批戴着假面具的叛徒們已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在站上，他們大力鼓吹階級調和論。在“勞資合作，互惠互利”的幌子下讓剝削成性的資本家大行其道，諸如時間表任由資方編排，工友運用廁如廁的時間都不足，其他如停工，扣薪等處罰條例多如牛毛。他們哼都不敢哼一聲，一味要工友忍受。但是，工友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去年底大家在忍無可忍之下只好自發性的進行“排火車頭”的抗議鬥爭了。本來，他們身為工會領袖，理應身先士卒，領導工友進行鬥爭，可是由于頭腦里只有貪生怕死，軟弱無能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不但不發揚工友的鬥爭熱情，反而藉口組織紀律問題而大加壓制。並惡毒攻擊其他兄弟站所發動的狠鬥工賊和資方的英勇鬥爭，把轟轟烈烈的正義鬥爭行動說成是“過火冒幹”。他們根本不願意看到殘酷的階級鬥爭

在巴士工友中出現，他們的目的是把工會的作用局限在福利工作上。長時期來，他們大搞福利工作，大搞物質刺激。拋棄了工人階級那種“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敢當歷史火車頭”的偉大抱負。他們大力反對突出政治，反對以政治統帥一切！

從這些變節份子平日在站上的表現，我們不難想像到他們的最後去路，因此他們的最後淪落為反動政權，黃色工會及資方的走卒不會是偶然的。長期以來，在巴士工會內部各個站里（包括樟宜站、福利站及交通部）貫穿着一條黑綫，一批死不悔改的右傾份子，牛鬼蛇神隱藏在工會里担任要職，時不時煽陰風、點鬼火，惡毒攻擊陷害革命造反派同志。當他們進行反革命叫囂時，總是相互召應的。過去，在樟宜站的右傾份子們都是和本站變節份子臭氣相投的一伙雞兄雞弟，他們在過去一個時期且相當有“努力”，居然連續幾年掌握站委會大權。後來好得有一批革命造反派同志起來推翻他們，並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才不致讓工會變了顏色。今天，當我看到本站的恥辱下場時，不由衷心敬佩樟宜站的造反派同志。雖然樟宜站及福利站今天的會務也陷于半停頓中，但這是反動派及資方迫害的結果，他們可說已經完成了工會的歷史任務，也已經取得一定的勝利，這從樟宜站的代表權被黃色工會盜竊後的一年多來，尚有幾百名工友繼續站穩在會的旗幟下而得到證明，同時也可以從許許多多不願認賊作父而又不願受迫害的年老工友紛紛轉業或辭職這點

看出以往他們的教育成績。

變節份子的可恥叛變行徑，雖然給工會及工友帶來莫大的損失，但也同時讓工友有機會看出他們的真面目。在活生生事實面前讓人們識別誰是真正的革命派，誰是口頭革命派，香花毒草，一目了然。與此同時，也讓我們看出我會所出現的某些“兩面人”。這些人有的是工會里頗有名望的元老，有些尚且是今年度總會中委兼財政，一路來被視為革命派領袖，可是在這次事件中，他們都變成“三歲小孩子”，一忽兒振臂高呼，一忽兒又屈膝投降，最後竟與變節份子同流合污，被利用來作為喪權辱國的宣傳，幫了他們一個大忙，成了可恨的幫兇！成了討厭的可憐虫！

親愛的廣大巴士工友兄弟們，讓我們團結在階級鬥爭的旗幟下，發揚“五·一二”巴士工友的戰鬥精神，在未來的日子裡，讓我們自發性的，有效的向反動政權，工賊及資方展開不屈的鬥爭，徹底埋葬所有敵人，徹底打倒牛鬼蛇神，為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而奮鬥到底！





列寧著作選讀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 列 寧 ——

(接上期)

德國左派在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里寫道：

“……凡是同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實行機動和通融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

也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這種見解，却没有堅決地斥責布爾什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知道在布爾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着對其他政黨，其中包括對資產階級政黨實行機動、通融、妥協的事實！

為了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之間通常進行的最頑強的戰爭還要困難百倍，費時百倍；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學先拒絕採用機動辦法，拒絕利用敵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同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嗎？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崎嶇險阻、未經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向後折轉，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試着向各種不同的方向走嗎？而那些如此缺乏覺悟，如此沒有經驗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為他們年輕，那還算好：

上帝本來就讓青年在一定的時間內說這種蠢話的），居然還能得到荷蘭共產黨的某些黨員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份的支持，都是一樣）！！

在無產階級進行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要比資產階級弱一些，這只是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而且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里，小商品生產

者自發地、經常地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恢復和再生。要戰勝比較強的敵人，只有盡最大的力量，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益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沒有在實踐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和在相當複雜的各種政治情況中，証明他確實會運用這個真理，誰就還沒有學會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使全體勞動人類擺脫剝削者的壓榨而獲得解放。以上所說的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後的時期，都是一樣適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17；卡爾·考茨基、奧托·鮑威爾這類“享有專利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惡，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不善于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運用這一點。馬克思以前的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常說：“政治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 18（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條筆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潔、寬廣而平坦。）自車爾尼雪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由于忽視或忘記了這個真理，遭受了無數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要使左派共產黨人以及西歐和美國忠于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致于像落後的俄國人一樣，付出那樣昂貴的代價來領會這

個真理。

(待續)

注 釋

- 17 列寧指的是1886年11月29日恩格斯在給弗·阿·左爾格的信中批評僑居美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地方，他說：對他們說來，理論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6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36頁）。
- 18 見“車爾尼雪夫斯基經濟論文選”1948年俄文版第2卷第550頁。



名詞解釋

壟斷資本集團

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和最後階段，就是壟斷資本主義。它的基本特徵是壟斷組織的控制代替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到了這個階段，生產和資本高度積聚和集中，產生大的企業，這些企業必然在競爭中戰勝中小企業，結果使這些中小企業為少數大企業所吞併。最大的資本家彼此結合成各種聯合、同盟和協定，形成在各個生產部門中佔絕對統治地位的壟斷組織，亦即壟斷資本集團。

壟斷資本集團是帝國主義的後台老板。例如，美國的壟斷資本集團是美國的實際掌權者。美國的總統由它們指定，美國的政策由它們制訂。美國政府一切政策的出發點，都是為了保證壟斷資本集團能夠大量賺錢。



遙寄

余 歹

那天別你；壓下依依的離情，壓下一腔茫然的悵惘。

你就要遠離，這兩方狹小的海島；而祖國那一片遼闊的大地，將印下你充滿激情的足跡。

你就要遠離。爲了別離，我們又一次聚在一起。

那一個送別的夜晚，氣壓低沉，曇月慘淡。

而燃燒自胸際的怒火，而昂揚的鬥志，驅去夜里逼人的寒氣。

而如今，六月的夜晚，寒氣依然。

在這寒氣依然的六月，在這我們初次碰面的六月的夜里，我遂懷念起自己親愛的戰友。

戰友，我深深的懷念，如今遙遙寄你。

初次見面，你給我留下熱情決然的印象。

“人畢竟不是畜性，不能只是苟且地畜性地活着。”于是，你豪氣地說：

“我不是勇者，不敢以英雄自居。然而，真正地做一個人，應該是對自己起碼的要求。”

也就是爲了“真正地做一個人”，在父母親失望的眼淚和憤怒的咒罵聲中，在親戚朋友們搖頭嘆息之際，你拒絕了安定的職業和生活，叛離了家里安排好的，庸俗而太小的天地。

這些，是我在往後多次的傾談中，所逐漸了解到的。

此外，從在工地上逐漸變黑的皮膚，變粗糙變結實的手臂，從經常浮在臉上的開朗的笑容里，我還逐漸了解到一個剛毅的靈魂。

你堅信爲自己選定的，是一條崎嶇坎坷，但走向前進的道路。

在這條道路上，你願意接受任何苦難，摸索前行，你願意尋覓伙伴，並肩邁進。

于是，你離開了從小到大，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山城，你來到這一個兩端的海島。爲了富時這里給你

覺得還有可以說話，吶喊的地方。

你以爲在這里，可以暢抒心懷，以尋得同行的伙伴。

記得嗎，那一段“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崢嶸歲月”？

記得嗎，那一段時日里，我們年輕的熱情碰在一起，激起的火花？

相信你會很難忘記，如我。因爲一段時日，畢竟有過太多令人難忘的歡愉。

在這里，可以稱爲歡愉的事情，畢竟難得。雖然在另一類地方，或許人們是整個浸在甜密的歡愉里頭生活的。

所以——

記得嗎，那一種校最後一稿時的興奮而激動的心情？

記得嗎，那一種守在印刷機旁，看紙張飛快地移動時的興奮而激動的心情？

記得嗎，那一種第一眼看到“真正地做一個人”的呼吁變做鉛字，整齊地排列在紙面時的興奮而激動的心情？

記得嗎，那一種在書店里，悄悄地看著雜誌被拿在一個個青年手里，終于帶走了時的興奮而激動的心情？

還有，那一種爲了付清印刷費而奔走張羅，儘管筋疲力盡然而激動而興奮的心情？

如我，相信你很難忘記。

然而，誰說這里是可以暢抒心懷的地方？

那些希望看到人們混沌度日的“東西”，會容許身側響起“真正地做一個人”的召喚？

十二月，于溫帶，是大雪紛飛的日子。

這里，並沒有這樣壯觀的景象。然而，寒氣更爲冷酷，而無形。

在贊善心機張羅起來的“自由”、“民主”的“瑞氣祥雲”的掩蔽下，砭骨的寒氣于是悄然逼近奮力于“真正地做一個人”的人們，企圖凍僵敢于發出吶喊的喉頭。

于是，書店里書刊整批被移走了，有人看到幾個“彪形大漢”在來回忙碌。

我們那個地址的周圍，也因此出現了一雙雙窺探的眼，也因此出現了一只只蠕動的鼻子，四處搜索。

到底起了恐慌，這些虛弱的虫豸。

爲了暢抒心懷，你來到這個海島。

爲了暢抒心懷，你終于被迫離開。而我也不得不離開原先的住所，在這海島里四處飄泊。

你還知道嗎？K君失去了他一家賴以過活的職業，PN也會促離開漁米之鄉的家園，于今音訊渺然。

然而，這或許倒也不一定沒有好處。至少，它不是終于替我們做了証實？！

証實了我們過去的那一番努力並沒有落空。那一些吶喊，也因此叫我們着實地感覺到它的力量。

然而，終于是恢復了一片死寂的沉寂了，雖則間或也還有一兩聲扼殺不盡的聲音，在小心委婉地表達着大多數人的意願。

那一天，沒經輾轉接到了CT的來信，激烈而開朗。

他說：“這死一般令人窒息的氣候，逼不死人。既然不復能大聲吶喊，我們不是早懂得什麼是更有效而且實際的行動？！”

而今，這兩方的夜是更深了吧，窗外是寒氣與黑暗的世界。

(轉入第八版)



在拉扎克集團統治下

窮人子女上學比登天還難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八月廿六日廣播〕拉扎克集團發表了大量謬論，一味抵賴它們殘酷剝削和壓迫貧苦農民，造成大批鄉村兒童失學和輟學的罪行。它們妄想一手遮天，但却欲蓋彌彰。

偽教育部長假慈悲地對大批小學生未能升入中學表示遺憾，裝模作樣地呼喚家長把子女送到中學甚至國內外大學讀書。他顛倒黑白，胡說什麼，學生輟學是因為父母不重視子女的教育；女學生輟學是因為想結婚。他還指天發誓“保證要發展鄉村教育”，可是，他越是保證，失學輟學的鄉村兒童就越多。難道我國的農民和勞動人民真的像拉扎克集團所說那樣自私和愚昧，竟然不願意讓他們的子女受教育嗎？不！這完全是拉扎克集團的捏造和污蔑。

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多受點教育，但是，帝國主義和拉扎克集團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使他們一貧如洗，沒有能力送自己的子女上學。我國農民和廣大勞動人民極端貧困，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最近一兩年，吉蘭丹州五萬名小膠農，每天的收入不到一塊錢；巴德縣甘榜比洛的稻農和膠農，平均每月收入不超過二十元；瓜拉吉賴甘榜孟格富農民，每月平均只有十五元收入；烏魯吉蘭州木材工人，每天工資不到兩元；拉扎克自己招認：丁加奴州一萬三千名漁民，每人每月收入不超過五十元，他們在每年長達數月的雨季里不能出海，完全沒有收入，靠借債度日；吉蘭丹州的漁民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在百物昂貴的今天，每月只有三、五十元收入的農民和勞動者，要養活一家幾口已經很困難，如果要讓一兩個小孩上學就非得勒緊褲帶，薄衣面食不可，而要讓自己所有的孩子上學，並讀到小學畢業，則根本不可能。

傀儡政權的所謂國民學校，名義上是免費，實際上還是要收費。學生在年初開學的時候要買課本、

還要交考試費。光是買課本的費用，小學一年級要六元八角五分。六年級將近二十元，中學則從一年級的三十三元到五年級的五十八元五角。至於考試費，初級教育文憑是十五元；“馬來西亞”教育文憑六十五元；高等教育文憑八十五元。一個教師團體向偽教育部長提出的備忘錄說：“每當學年開始的時候，估計每個小學生要付五十元的費用，每個中學生一百元，這還不包括零用錢、車費以及其他費用”。

拉扎克說：政府很關注辮學問題，將採取提供免費課本，增加獎學金等措施，加以補救。偽教育總監亞姆丹說：“父母不給子女上學的機會是對子女的殘酷，是毀滅子女的前途，貧窮不能成為子女停學的原因。因為教育部經常準備幫助有天資的兒童”。話倒說得頂好聽，但是，事實又是怎樣的呢？

森美蘭瓜拉比勞有一個小膠農，每月收入五十元，他的兒子小學畢業，成績優異，據說有條件進入有名的中學，但是交不起每學期二百五十元的費用。他的兒子聽說傀儡政權願意幫助，便馬上趕到芙蓉去申請援助，他先到偽鄉村發展部長家裏，但是找不到人，接着，他求見偽州務大臣，等了半天還不准進衙門去。最後，他去找主持助學金委員會的偽行政議員，那人敷衍地回答一句，我不能做主，便叫他去偽教育局。這個年青年人兜圈子兜了一天，結果失望回去。這類事件比比皆是。傀儡政權每年的確發出好幾百萬元的助學金，但都是發給官僚大資本家、地主和巫統頭目的子女，最迫切需要幫助的貧苦學生照例是得不到。

傀儡政權不但不願資助貧苦學

生上學，反而要從他們身上榨取油水，馬來語小學的課本這樣貴，是因為巫統頭目主持的語文出版局壟斷了市場，把成本幾角錢的課本以三塊以上的高價賣給學生。在傀儡政權的包庇下，各地學校實行一種投標供應課本的制度，願意給學校當局提供最高佣金的書商，就獲得有關學校課本和學習用具的供應權。這種佣金一般佔書價百分之十五，書商為了彌補給學校當局的佣金，便抬高出售鉛筆、練習簿等學習用具的價錢。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論是學校當局的佣金或是書商出版商的利潤，都是出在學生家長的身上。傀儡教育當局還和書商串通，每年更換課本，使學生每年一定要買新書，從中賺取更多的利潤。有人建議統一全國學校的課本，規定長期使用，巫統頭目却藉口這會侵犯出版商權益加以否決。

拉扎克集團的胃口越來越大，它們正在策劃對學生進行更加露骨的壓榨。惹化峇峇說過，全國中小學生共二百四十多萬人，一年學習費用達一億元，這是一個很大而且有利可圖的市場，他計劃成立一個所謂教育發展合作社，揚言要經營學校食糧、文具、校車甚至學生的人壽保險等保證賺錢的生意。廣大學生群眾成了拉扎克集團變本加厲剝削的對象。

事實證明：只要拉扎克集團的反動統治繼續存在，鄉村兒童和其他貧苦兒童，失學輟學的現象必將繼續存在，而且日益嚴重，只有打倒傀儡政權，建立人民共和國，我國各民族勞動人民的子女才能享受充分教育的權利。



爲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而戰鬥！

——菲律賓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聲明——

菲律賓共產黨機關報——《人民報》，今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的特刊，刊登了菲律賓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項聲明，題目是“爲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而戰鬥！”。聲明摘要如下：

菲律賓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爲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而進行的革命鬥爭，尚未取得徹底勝利，目前所進行的反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定能確定一個意味着取得真正民族獨立的新的日子。

今天，我們要求立即廢除同美帝國主義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協定；我們要以更大的決心消除這些條約和協定在這個國家內所造成的禍害；我們強烈要求廢除給予美國壟斷資本的種種特權，禁止匯出從直接投資、貸款和貿易中獲得的超額利潤；撤消軍事基地和軍事“援助”，停止控制和利用菲律賓武裝部隊來反對人民；取締帝國主義的宣傳節目和機構，以及廢止它的一切殖民主義特權。

每當我們大聲反對外國統治和奴顏婢膝的時候，傀儡反動派就裝扮出一副照顧我國民族利益的樣子，說什麼要同美帝國主義重新談判，但是事實上，它們通過稍加修改，又重新締結新的不平等條約、協定和法律。這種反動政府的民政、立法和司法系統，基本上都是美國及其當地傀儡大買辦和大地主的工具，目前的反動的修憲大會，也不過是美化遮掩這個國家里的腐敗的傀儡制度的工具。

國際大資產階級正在瘋狂地試圖使菲律賓繼續處於半殖民地狀態，甚至企圖使它進一步降爲完全的殖民地。美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正在合伙或分別施展種種伎倆，從這個國家榨取殖民利益。

菲律賓人民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只能走菲律賓共產黨同新人民軍一起開闢的革命道路。對菲律賓人民來說，要取得真正的民族獨立，

必須遵照進行人民民主革命，反對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總綱領去做，捨此沒有其他的出路。

毛主席教導我們：“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

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爲真正的民族獨立而戰鬥！廢除同美帝國主義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協定；打倒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菲律賓人民萬歲！

菲律賓共產黨萬歲！

馬可斯傀儡政權的不安

壓力越大，抵抗力就越強。和世界各地人民的群眾鬥爭一樣，菲律賓人民對馬可斯傀儡政權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已越來越不滿，這些不滿，表現在菲律賓人民近年來所進行的的一系列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傀儡馬可斯集團的鬥爭上。這也說明了菲律賓人民的政治覺悟已空前的提高了。

與帝國主義的其他傀儡一樣，菲律賓的馬可斯集團在美帝的扶植之下，一向追隨美帝，在國際舞台上當美帝的應聲蟲，唯美帝是從；在國內，它大舉鎮壓人民的反帝、反迫害的鬥爭，進行法西斯軍事統治。但是，雖然是這樣，菲律賓人民還是堅決的進行着各種群眾鬥爭。目前，這鬥爭的浪潮正一浪高過一浪，鬥爭的隊伍正在不斷的發展和壯大。

菲律賓人民的鬥爭隊伍是來自各階層的人民，他們有的是學生、農民、左翼青年、教授等等，然而，他們都有着一個共同的憎恨對象，那就是美帝的傀儡馬可斯政權，他們以爲，馬可斯政權帶來了菲律賓人民的一切罪惡和痛苦，而且，只有推翻這個親美的反動政權，人民的痛苦生活才能解決。根據馬可斯傀儡政權自己招認，菲律賓人民所點燃起來的燎原的鬥爭烈火，完全是痛恨偽軍警的法西斯鎮壓和由於生活的挫折，不滿於馬可斯政權的“現存體制”的壓迫的結果。

在過去數週來，菲律賓的大馬

尼刺區接連不斷的發生了一連串的炸彈爆炸事件，這個菲律賓的第一大城市現在充滿了憤怒的火焰，入夜，這里就成了一個死城，可見情況是日益嚴重了。即使是菲律賓反動當局也不得不承認說，人民的反抗與爆炸事件將會日益擴大，而且會蔓延及全國各地。現在，馬可斯傀儡政權正調兵遣將，採取了野蠻的軍事鎮壓，並且逮捕了無數的群眾，但是，儘管如此，馬可斯反動當局還是解決不了人民的反抗怒潮。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世界各地的反映人民意志的力量，正沿着這個潮流，推動着歷史的前進。菲律賓人民在真正代表着他們的“新人民軍”的領導下，正打開了武裝鬥爭的道路。目前，菲律賓人民在反對美帝及其馬可斯傀儡集團的鬥爭中正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與馬來亞的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同出一轍，同爲亞細安成員的馬可斯集團的統治根基已是岌岌可危了，它最後一定是要被菲律賓人民所推翻的。

——民——



為阻美運坦克往越作戰 日青年與軍警展開搏斗

〔東京十九日訊〕近一個月來，美軍軍部屢次企圖運出在越戰遭破壞、送至日本修理的坦克，但接連遭受日本工人、學生加以阻攔。今日，當十輛載着帆布包着的坦克車的卡車從東京以南一座美陸軍供應庫出發，準備開往橫濱美軍軍用碼頭時，七千多名示威者躺在車輪前，阻止卡車前行。

日本反動當局派出五千多名鎮暴警察，將示威者從車下拖出，並護送該批運輸隊沿着第十六公路，至三十五公里外的碼頭。

為了阻止美軍運坦克往越南作戰，示威者在美軍需供應站外建立一座帳篷，在這裡守了整整一個月。

在反動軍警的殘酷鎮壓下，今天的這場鬥爭，至少有一百八十人受傷，但英勇的工人、學生，也用自己的赤手空拳打傷了七十多名反動軍警，大滅了反動派威風。

越南之聲電台 抨擊阮文紹迫害新聞界

〔河內九月十九日訊〕河內越南之聲電台十九日廣播一篇評論，抨擊阮文紹政權自從施行新聞法令以來，不斷迫害新聞界。

評論說：阮文紹政權為了害怕人民知道它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節節敗退的事實；為了害怕報章揭穿在它們的統治下，人民生活困苦的事實，於是千方百計實施封鎖新聞。

評論說：八月底，阮文紹政權又在刊登所謂“違反國家安全”的文章的藉口下，對多間報館進行罰款，其中有數間報館被罰款十萬至三十萬元兩越幣。

評論說：面對阮文紹政權的迫害，西貢新聞界已經和全國同胞一起，向阮文紹政權展開堅決的鬥爭。

評論指出：新聞界的鬥爭目標，應當與打倒西貢阮文紹傀儡政權

巴特寮電台發表社論—— 紀念老撾八月革命勝利二十七周年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九月六日廣播〕巴特寮電台八月廿三日發表社論，紀念老撾八月革命（八月二十三日）勝利二十七週年。

社論在談到八月革命深遠的歷史意義之後說：二十七年來，為了堅決粉碎殖民主義壓迫枷鎖，使民族贏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老撾革命力量和人民，繼承和發揚了八月革命的英勇傳統，逐步把自己的神聖的救國鬥爭事業引向勝利。

社論說：目前，我國革命正處於勝利地位，我們在戰場上處於主動進攻的地位。我們已解放了全國三份之二的土地，佔全國人口二份一的各族人民，過着真正的自由的生活，我們贏得了國內外人民的廣泛支持。

社論在談到目前老撾的形勢時指出，美帝及其走狗雖然遭到了嚴重的失敗，但是，它們出於侵略和好戰本性，今天還會採取種種手段來反對老撾的革命。

社論說：我國人民必須時刻提

泰共實力加強 反動派胆戰心驚

〔曼谷九月十九日訊〕據曼谷英文早報《國家報》報導，儘管他儂——巴博集團進行種種殘酷的鎮壓，仍然阻止不了泰國人民和泰國共產黨的反抗行動。此間的一些傀儡官員不得不承認，泰國東北三百多個鄉村，已經成為共產黨的解放區，並且由共產黨委任的村長和縣長所管轄。

泰國“剿共”行動頭目週一晚招認：“儘管政府進行鎮壓，但共產黨游擊隊在過去五年中，不論是作戰能力或組織實力均有很大的進展。”

他還說：“共產黨目前似乎正致力於在全國各地進一步取得和擴大解放區。”

從這些反動份子的驚慌失措，說明了泰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鬥爭，正在不斷地發展。

的長遠目標相結合，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高警惕，堅決把美帝國主義趕出去，徹底打倒新殖民主義，只要祖國尚未獲得真正的獨立，人民尚未得到真正的民主，那麼，我們老撾人民決不停止鬥爭，老撾人民決不做美帝國主義的奴隸。

社論號召老撾軍民，要發揚八月革命的英勇傳統，加強團結，向兄弟的越南人民和高棉人民並肩一道，向敵人發動連續猛烈的進攻，給予美帝及其走狗以迎頭痛擊，奪取徹底的勝利。

反動政權橫行霸道 馬尼拉市充滿恐怖氣氛

〔馬尼拉九月十九日訊〕最近，菲律賓馬可斯反動政權為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正在加緊對人民進行血腥鎮壓。它們製造種種藉口，企圖逮捕和殺害敢於反對其政權的人士。十七日凌晨，就派遣大批軍警包圍數間進步團體的總部，逮捕四十八名青年。

自從上一個月以來，馬尼拉市到處是反動軍警。行人如持有袋狀物，一律需被搜查。反動軍警橫行霸道，經常藉故譴戲婦女，毆打群眾，使整個馬尼拉市充滿恐怖氣氛。

越南南方軍民 八月份殲敵三萬名

〔河內九月五日訊〕越南南方軍民在八月里掀起殺敵競賽熱潮，用新的戰績來慶祝八月革命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二十七週年。

據統計：越南南方軍民在八月份打死打傷和俘虜敵人三萬名，攻克一個基地，兩個軍事支區，五百個據點、哨所，擊落、擊毀各種飛機二百架，繳獲和擊毀軍車四百輛和火炮一百門，擊沉敵人艦艇和運輸船二十艘，燒燬二十個彈藥和石油倉庫區。



揭穿保險公司的新花招

最近新加坡的保險公司，正在積極的策劃步“馬來西亞”保險公司的後塵，準備把汽車保險費提高到驚人的巴仙率。在今年九月初，普通保險公司協會的負責人透露，目前他們正在研究新的保險費問題。保險公司協會的負責人說：“我們這次修訂的保險費將差不多同‘馬來西亞’的保險公司的新修訂的保險費相同”。

如果保險公司真的要把新加坡的保險費提高到同“馬來西亞”新修訂的保險費一樣的話，那麼，這就意味着汽車和摩哆車輛的保險費將被提高廿二至四十六巴仙之間。這樣下去，擁有摩哆車輛的工農群眾將要增加了四十至七十元的負擔。

今天保險公司的大老板決定要提高車輛保險費，據說是因為他們公司連年虧本，為了補救龐大的賠償費開支，因此，迫不得已才提高保險費，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他們要把保險費提高，只不過是企圖賺取超額的利潤罷了。

大家都知道，車輛保險費一旦提高，將會加重成千上萬人民的生活負擔，但是今天這一個關係到全體人民利益的措施，竟然說起就起，同時一起就是廿二至四十六巴仙的龐大數目，這就是反動政權照顧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結果。

大家知道，今天的摩哆車輛是千千萬萬的工人、小販、小商和農民賴以謀生的交通工具，而貪得無厭的保險公司大老板決定要把車輛保險費提高，受害者還是廣大的老百姓。

事實上，今天的車輛保險公司已經是成爲一行“公用事業”了，也就是說車輛保險業已經成爲一行享有“特權”的行業，吃人的法律早已規定，任何摩哆車輛如果沒有

短評

李光耀集團的選舉丑劇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九月十七日廣播) 李光耀集團所演出的大選醜劇已經結束，它們又在大吹大擂它們的所謂“勝利”了。其實，這種選舉結果是完全可以預料到的。李光耀集團在帝國主義刺刀的支持下，實行赤裸裸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對廣大人民進行血腥鎮壓，把大批反帝愛國戰士投入監牢，控制着所有宣傳工具，操縱選舉機器，進行最露骨舞弊，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當然取得了所謂“勝利”。

這次選舉醜劇是完全符合帝國主義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心意的。因此，戲一演完，壟斷財團的喉舌無不得意洋洋地把李光耀集團的所謂成就稱贊一番，拉扎克也馬上

發出了賀電。

偉大革命導師列寧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新加坡和馬來亞半島，屢次舉行的“議會選舉”充分證明：希望通過反動統治階級操縱的議會選舉來行使民權，以選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不是與虎謀皮，就是自欺欺人。

李光耀集團所搞的這次選舉，又一次從反面教育了我國人民，使他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是一個顛撲不破的普遍真理。

(接第一版)

“囊括”六十五席，這又不打自招地更加暴露了它們的反動嘴臉，再次證明它們實在是一個一黨法西斯專政的政權，行動黨已作繭自縛！

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選舉上訴只能給行動黨有機會從其困難的泥潭中找出路。今天，廣大群眾對這個假選舉已够討厭了。行動黨因爲對不民主的閃電式選舉進一步舞弊，所以它不但已進一步的自我暴露，同時，也已經是自掘“議會民主”及其政權的坟墓了！

正如我們過去所說，我黨參加這次選舉的主要目的是要暴露行動黨的政治欺騙和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儘管是在種種困難之下，我們在這方面經已得到可觀和出乎預料之外的成就。也即是說，我們第一次拿到行動黨選舉舞弊的鐵証；而憤怒的人民也都知道行動黨原來是靠如此這般而取勝的。所以，今天我們無需花金錢與時間來提出什麼上訴，以再次證明人民經已知道的事實了。

購買保險不得申請註冊，同時也不得在任何公路上行駛，今天公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必然的車輛保險公司的生意一定是越來越興隆了，他們根本不必愁沒有生意做，他們說公路上車輛多容易發生意外這是事實，但是狡猾的保險公司大老板早已打過如意算盤了，他們規定二百或二百五十元以下的投保者有意外損失，保險公司不必負責，除非是真的“車翻人仰或粉身碎骨”，否則，投保者是無法向保險公司要求賠償的。保險公司大老板還假惺惺的說：車主購買保險，假如在一、二年之間沒有發生意外的事件，保險公司將要給投保者獎金，同時要把保險費扣除十至二十巴仙。其實，今天許多投保者沒有發生過意外，但是他們連獎金的影子都沒有看過，保險費也沒有被扣除過。可是一旦他們不幸發生了意外要公司負責賠償，公司經常拖三拖四，甚至拖了好幾年還沒有看到賠償金，還有一點更使人憤慨的是，如果保險單滿期時，保險公司可以拒絕承保，所以造成許多車主不得不找上另一家保險公司承保。從此證明，保險公司也是一種吃人飲血的行業。今天保險公司硬要把保險費提高，這一行動就是反動的官僚資產階級在未來的日子里向勞苦群眾開刀的第一響禮炮！